



1979年
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
获奖作品集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**1979年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
获奖作品集**

责任编辑：谢泉铭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一九七九年

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

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编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398,000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00,001—20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177 定价：1.20元

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

巴 金

出席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，我很兴奋。特别高兴的是看到这次获奖的作家，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，还有几位青年人；其中有专业作家，有业余作家，有熟悉的，也有第一次见面的。新人不断地涌现出来，这说明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。我相信，今后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。

这次评奖活动，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和关心。从全国四面八方，一共投来了二十五万多张选票，推荐了两千多篇作品。经过评选委员们多次认真地分析、讨论、协商，选出了现在公布的这二十五篇。我代表评选委员会和参加评选的广大读者，向二十五位得奖的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！

同志们，我们的文学事业，一旦冲破了“四人帮”的牢笼枷锁，医治了“十年浩劫”带来的创伤，清除了各种流毒以后，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！去年一年，全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，这些作品，题材广泛，思想深刻，内容丰富多采，风格多种多样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这是十分可喜的。这次获奖的作品仅仅是其中的极小部分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全国还出现

了不少优秀的中篇小说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重视和好评。我希望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也能搞一次全国优秀中篇小说的评奖活动。我想这对进一步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是有好处的。

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但是，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，还处在初步繁荣的阶段。我们要珍惜已经取得的成就。我们不能固步自封，“夜郎自大”，有了一些成绩，就沾沾自喜。我们作家肩负着重大的责任。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要求“我们的文艺，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，付出更大的努力，取得更丰硕的成果”，“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，作出积极的贡献。”这就需要我们全面地锻炼自己，丰富自己，为攀登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峰，坚持不懈地付出辛勤的劳动！

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，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。任何时候，我们都不能脱离同人民、同生活的联系。忘记或者忽略这一点，艺术生命就会衰竭下去。作家可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，也应不断地去熟悉新的生活。现在党的工作重点，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，我们的生活在变化，我们的人民在前进。如果我们不和新时期、新的群众相结合，不去了解和熟悉新的生活，我们的创作就很难适应时代的需要。作家深入生活，是极其寻常的事。但是创作是复杂的艰苦的精神劳动，需要具备各种条件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。那种不分青红皂白，把作家一律赶下去的“一刀切”的下生活方法，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。最好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，一个地方不适当，可以换一个。下去的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，长期的，短期的，深入下去的，走马观花的，都可以。从实际出发，“因地制宜”，“因人而异”。总之，这方面的问题还很多，需要认真研究，总结经验教训，找到一些实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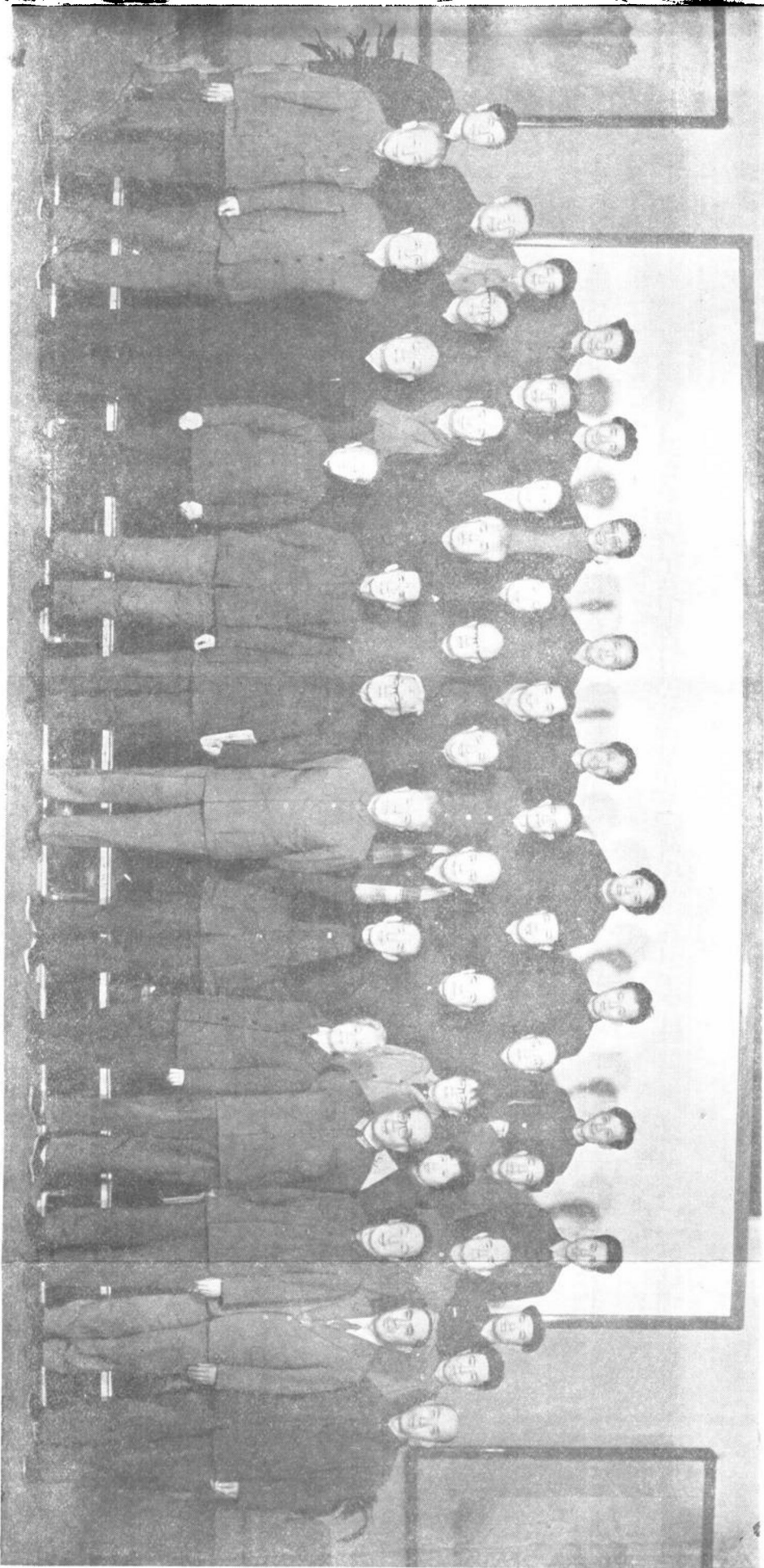
可行的办法，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。

除了向生活、向人民学习之外，还应该强调一下向书本学习。学习科学、文化知识，学习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大家都知道，进行创作，学习和借鉴是不可缺少的。从这次获奖的作品中，也可以看出中外优秀文学作品对大家的影响。如有的作品就较多地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表现手法；有的作品则吸取了外国小说的某些长处。有的作者，看来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；有的作者正在创作实践中，不断地探索、创新。这种种努力，都是应当肯定的。然而，学习是没有止境的。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，都需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，扩大自己的眼界。特别是我们的青年同志，由于“四人帮”的坑害，耽搁了宝贵的学习时间，现在就更得抓紧时间，补上这一课，加强各方面的修养，打下扎实的基础。

同志们，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，有灿烂的文化。我们的先辈一代一代地给我们留下了丰富、宝贵的文学遗产。我们这一代人也要有雄心壮志，刻苦钻研，虚心学习，勇于思考，勇于创新，勇于探索，勇攀高峰，写出更多更好的富有生命力的作品，让我们伟大时代的精神和英雄人民的事迹也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。

最后，祝同志们在八十年代中取得更大的成绩，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，做出新的贡献！

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
评选获奖作者和部分评选委员、作家合影



一 排左起：葛 洛 冯 牧 唐 我 谢冰心 沙 汀 巴 金 周 扬 文 荒 草 明 魏 尧 贺敬之 铁衣甫江 刘剑青
 二 排左起：艾克拜尔·米吉提 藏德 斯尔 王 蒙 杜鹏程 王云高 木 陈荒煤 袁 鹰 严文井 孔罗荪 李艾华 包 川 徐 迟 母国政
 三 排左起：周嘉俊 李 河 张 洁 茹志鹃 樊天胜 弦 冯骥才 叶蔚林 张 天民 高晓声 中 革
 四 排左起：刘心武 金 捷 生 邓友梅 张 弦 冯骥才 蒋子龙 张 长 陈世旭

目 录

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

上的讲话.....巴 金 (1)

乔厂长上任记.....蒋子龙 (1)

小镇上的将军.....陈世旭 (48)

剪辑错了的故事.....茹志鹃 (68)

内奸.....方 之 (90)

李顺大造屋.....高晓声 (125)

彩云归.....李 栋 王云高 (147)

我们家的炊事员.....母国政 (187)

阿扎与哈利.....樊天胜 (209)

记忆.....张 强 (235)

悠悠寸草心.....王 蒙 (249)

谁生活得更美好.....张 洁 (272)

战士通过雷区.....张天民 (285)

信任.....陈忠实 (304)

蓝蓝的木兰溪.....叶蔚林 (315)

话说陶然亭.....邓友梅 (338)

因为有了她.....孔捷生 (351)

我爱每一片绿叶·····	刘心武	(368)
我应该怎么办·····	陈国凯	(384)
重逢·····	金 河	(410)
罗浮山血泪祭·····	中杰英	(433)
办婚事的年轻人·····	包 川	(472)
空谷兰·····	(白族)张 长	(482)
雕花烟斗·····	冯骥才	(501)
独特的旋律·····	周嘉俊	(521)
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···	(哈萨克族)艾克拜尔·米吉提	(541)
欣欣向荣又一春·····	《人民文学》记者	(559)

乔厂长上任记

蒋子龙

“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，象两条鞭子，悬在我们的背上。

“先讲时间。如果说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是二十三年，那么咱们这个给国家提供机电设备的厂子，自身的现代化必须在八到十年内完成。否则，炊事员和职工一同进食堂，是不能按时开饭的。

“再看数字。日本日立公司电机厂，五千五百人，年产一千二百万千瓦；咱们厂，八千九百人，年产一百二十万千瓦。这说明什么？要求我们干什么？

“前天有个叫高岛的日本人，听我讲咱们厂的年产量，他晃脑袋，说我保密！当时我的脸臊成了猴腩，两只拳头攥出了水。不是要揍人家，而是想揍自己。你们还有脸笑！当时要看见你们笑，我就揍你们。

“其实，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、有感情的，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，它就属于你。”

——摘自厂长乔光朴的发言记录

出 山

党委扩大会一上来就卡了壳，这在机电工业局的会议室里不多见，特别是在局长霍大道主持的会上更不多见。但今天的沉闷似乎不是那种干燥的、令人沮丧的寂静，而是一种大雨前的闷热、雷电前的沉寂。算算吧，“四人帮”倒台两年多了，七八年快过去了，电机厂也已经两年多没完成生产任务了。再一再二不能再三，全局都快要被它拖垮了。必须彻底解决，派硬手去。派谁？机电局闲着的干部不少，但顶馊的不多。愿意上来的人不少，愿意下去，特别是愿意到大难杂乱的大户头厂去的人不多。

会议要讨论的内容两天前已经通知到各委员了，霍大道知道委员们都有准备好的话，只等头一炮打响，后边就会万炮齐鸣。他却丝毫不动声色，他从来不亲自动手去点第一炮，而是让炮手准备好了自己燃响，更不在冷场时陪着笑脸絮絮叨叨地启发诱导。他透彻人肺腑的目光，时而收拢合目沉思，时而又放纵开来，轻轻扫过每一个人的脸。

有一张脸渐渐吸引住霍大道的目光。这是一张有着铁矿石般颜色和猎人般粗犷特征的脸：石岸般突出的眉弓，饿虎般深藏的双睛；颧骨略高的双颊，肌厚肉重的阔脸；这一切简直就是力量的化身。他是机电局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，正从副局长徐进亭的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在手里摆弄着。自从十多年前在“牛棚”里一咬牙戒了烟，从未开过戒，只是留下一个毛病，每逢开会苦苦思索或心情激动的时候，喜欢找别人要一支烟在手里玩弄，间或放到鼻子上去嗅一嗅。仿佛没有这支烟他的思想就不能集

中。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，只盯住手里的香烟，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，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，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道棱子。霍大道极不易觉察地笑了，他不仅估计到第一炮很快就要炸响，而且对今天会议的结果似乎也有了七分把握。

果然，乔光朴手里那支珍贵的“郁金香”牌香烟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一堆碎烟丝。他伸手又去抓徐进亨的烟盒，徐进亨挡住了他的手：“得啦，光朴，你又不吸，这不是白白糟踏吗。要不一开会抽烟的人都躲你远远的。”

有几个人嘲弄地笑了。

乔光朴没抬眼皮，用平稳的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口吻说：“别人不说我先说，请局党委考虑，让我到重型电机厂去。”

这低沉的声调在有些委员的心里不啻是爆炸了一颗手榴弹。徐副局长更是惊诧地掏出一支香烟主动地丢给乔光朴：“光朴，你是真的，还是开玩笑？”

是啊，他的请求太出人意外了，因为他现在占的位子太好了。“公司经理”——上有局长，下有厂长，能进能退，可攻可守。形势稳定可进到局一级，出了问题可上推下卸，躲在二道门内转发一下原则号令。愿干者可以多劳，不愿干者也可少干，全无凭据；权力不小，责任不大，待遇不低，费心血不多。这是许多老干部梦寐以求而又得不到手的“美缺”。乔光朴放着轻车熟路不走，明知现在基层的经最不好念，为什么偏要下去呢？

乔光朴抡起眼睛，闪电似地扫过全场，最后和霍大道那穿透一切的目光相遇了，倏地这两对目光碰出了心里的火花，一刹那等于交换了千言万语。乔光朴仍是用缓慢平稳的语气说：“我愿立军令状。乔光朴，现年五十六岁，身体基本健康，血压有一点

高，但无妨大局。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，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。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。”

这家伙，话说得太满、太绝。这无疑是一些眼下最忌讳的语言。当语言中充满了虚妄和垃圾，稍负一点责的干部就喜欢说一些漂亮的多义词，让人从哪个方面都可以解释。什么事情还没有干，就先从四面八方留下退却的路。因此，乔光朴的“军令状”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更叫霍大道高兴。他激赏地抬起眼睛，心里想，这位大爷就是给他一座山也能背走，正象俗话说的，他象脚后跟一样可靠，你尽管相信他好了。就问：“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乔光朴：“我要请石敢一块去，他的党委书记，我当厂长。”

会议室里又炸了。徐副局长小声地冲他嘟囔：“我的老天，你刚才扔了个手榴弹，现在又撂原子弹，后边是不是还有中子弹？你成心想炸毁我们的神经？”

乔光朴不回答，腮帮子上的肌肉又鼓起一道道肉棱子，他又在咬牙帮骨。

有人说：“你这是一厢情愿，石敢同意去吗？”

乔光朴：“我已经派车到干校去接他，就是拖也要把他拖来。至于他干不干的问题，我的意见他干也得干，他不干也得干。而且——”他把目光转向霍大道，“只要党委正式做决议，我想他是会服从的。我对别人的安排也有这个意见，可以听取本人的意见和要求，但也不能完全由个人说了算。党对任何一个党员，不管他是哪一个级别的干部，都有指挥调动权。”

他说完看看手表，象事先约好的一样，石敢就在这时候进来了。猛一看，这简直就是一位老农民。但从他走进机电局大楼、走进肃穆的会议室仍然态度安详，就可知这是一位经过阵势，以

前常到这个地方来的人。他身材短小，动作迟钝。仿佛他一切锋芒全被这极平常的外貌给遮掩住了。斗争的风浪明显地在他身上留下了涤荡的痕迹。虽然刚交六十岁，但他的脸已被深深的皱纹切破了，象个桃核。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得多。他对一切热烈的问候和眼光只用点头回答，他脸上的神色既不热情，也不冷淡，倒有些象路人般的木然无情。他象个哑巴，似乎比哑巴更哑。哑巴见了熟人还要呀呀咿咿地叫喊几声，以示亲热；他的双唇闭得铁紧，好象生怕从里边发出声音来。他没有在霍大道指给他的位子上坐下，好象不明白局党委开会为什么把他找来，随时准备离开这儿。

乔光朴站起来：“霍局长，我先和老石谈一谈。”

霍大道点点头。乔光朴抓住石敢的胳膊，半拥半推地向外走。石敢瘦小的身材叫乔光朴魁伟的体架一衬，就象大人拉着一个孩子。他俩来到霍大道的办公室，双双坐在沙发上，乔光朴望着自己的老搭档，心里突然翻起一股难言的痛楚。

一九五八年，乔光朴从苏联学习回国，被派到重型电机厂当厂长，石敢是党委书记。两个人把电机厂搞成了一朵花。石敢是个诙谐多智的鼓动家，他的好多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揪住了辫子，在“牛棚”里常对乔光朴说：“舌头是惹祸的根苗，是思想无法藏住的一条尾巴，我早晚要把这块多余的肉咬掉。”他站在批判台上对造反派叫他回答问题更是恼火，不回答吧态度不好，回答吧更加倍激起批判者的愤怒，他曾想要是没有舌头就不会有这样的麻烦了。而和他常常一起挨斗的乔光朴，却想出了对付批斗的“精神转移法”。刚一上台挨斗时，乔光朴也和石敢一样，非常注意听批判者的发言，越听越气，常常汗流浹背，毛发倒竖，一场批判会下来筋骨酥软，累得象摊泥。挨斗的次数一多，

时间一长就油了。乔光朴酷爱京剧，往台上一站，别人的批判发言一开始，他心里的锣鼓也开场了，默唱自己喜爱的京剧唱段，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。此法果然有效，不管是几个小时的批斗会，不管是“冰棍式”，还是“喷气式”，他全能应付裕如。甚至有时候还能触景生情，一见批判台搭在露天，就来一段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……”。他得意洋洋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石敢，劝他的伙伴不要老是那么认真，暗憋暗气地老是诅咒本来无罪的舌头。无奈石敢不喜好京剧，乔光朴行之有效的办法对他却无效。六七年秋天一次批判会，台子高高搭在两辆重型翻斗汽车上，散会时石敢一脚踩空，笔直地摔下台，腿脚没伤，舌头果真咬掉了一半。他忍住疼没吭声，血灌满了嘴就咽下去。等到被人发现时已无法再找回那半个舌头。从那天起，两个老伙伴就分开了。石敢成了半哑巴，公共场合从来不说话。治好伤就到机电局干校劳动，局里几次要给他安排工作，他借口是残废人不上来。“四人帮”倒台的消息公布以后，他到市里喝了一通酒，晚上又回干校了，说舍不得那大小“三军”。他在干校管着上百只鸡，几十只鸭，还有一群羊，人称“三军司令”。他表示后半辈子不再离开农村。今天一早，乔光朴派亲近的人借口有重要会议把他叫来了。

乔光朴把自己的打算，立“军令状”的前后过程全部告诉了石敢，充满希望地等着老伙伴给他一个全力支持的回答。

石敢却是长时间的不吭声，探究的、陌生的目光冷冷地盯着乔光朴，使乔光朴很不自在。老朋友对他的疏远和不信任叫他心打寒战。石敢到底说话了，语音低沉而又含混不清。乔光朴费劲地听着：

“你何苦要拉一个垫背的？我不去。”

乔光朴急了：“老石，难道你躲在干校不出山，真的是象别人传说的那样，是由于怕了，是‘怕死的杨五郎上山当了和尚’？”

石敢脸上的肌肉颤抖了一下，但毫不想辩解地点点头，认账了。这使乔光朴急切地从沙发上跳起来替他的朋友否认：“不，不，你不是那种人！你唬别人行，唬不了我。”

“我只有半个舌……舌头，而且剩下的这半个如果牙齿够得着也想把它咬下去。”

“不，你是有两个舌头的人，一个能指挥我，在关键的时候常常能给我别的人所不能给的帮助；另一个舌头又能说服群众服从我。你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党委书记，我要回厂，你不跟我去不行！”

“咳！”石敢眼里闪过一丝痛苦的暗流，“我是个残废人，不会帮你的忙，只会拖你的手脚。”

“石敢，你少来点感伤情调好不好，你对我来说，重要的不是舌头，你有头脑，有经验，有魄力，还有最重要的——你我多年合作的感情。我只要你坐在办公室里动动手指，或到关键时候给我个眼神，提醒我一下，你只管坐阵就行。”

石敢还是摇头：“我思想残废了，我已经消耗完了。”

“胡说！”乔光朴见好说不行，真要恼了，“你明明是个大活人，呼出碳气，吸进氧气，还在进行血液循环，怎说是消耗完了？在活人身上难道能发生精力消耗完的事吗？掉个舌头尖思想就算残废啦？”

“我指热情的细胞消耗完了。”

“嗯？”乔光朴一把将石敢从沙发上拉起来，枪口似的双睛瞄准石敢的瞳孔，“你敢再重复一遍你的话吗？当初你咬下舌头吐掉的时候，难道把党性、生命连同对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也一块

吐掉了？”

石敢躲开了乔光朴的目光，他碰上了一面无情的能照见灵魂的镜子，他看见自己的灵魂变得这样卑微，感到吃惊，甚至不愿意承认。

乔光朴用嘲讽的口吻，象是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真是一种讽刺，‘四化’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，道路也打开了，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。瞧瞧我们这些区局级、县团级干部都是什么精神状态吧，有的装聋作哑，甚至被点将点到头上，还推三阻四。我真纳闷，在我们这些级别不算小的干部身上，究竟还有没有普通党员的责任感？我不过象个战士一样，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，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事，现在却成了出风头的英雄。谁知道呢，也许人家还把我当成了傻瓜哩！”

石敢又一次被刺疼了，他的肩头抖动了一下。乔光朴看见了，诚恳地说：“老石，你非跟我去不行，我就是用绳子拖也得把你拖去。”

“咳，大个子……”石敢叹了口气，用了他对乔光朴最亲热的称呼。这声“大个子”叫得乔光朴发冷的心突地又热起来了。石敢立刻又恢复了那种冷漠的神情：“我可以答应你，只要你以后不后悔。不过丑话说在前边，咱们订个君子协定，什么时候你讨厌我了，就放我回干校。”

当他们两个回到会议室的时候，委员们也就这个问题形成了决议。霍大道对石敢说：“老乔明天到任，你可以晚几天，休息一下，身体哪儿不适到医院检查一下。”

石敢点点头走了。

霍大道对乔光朴说：“刚才议论到干部安排问题，你还没有走，就有人盯上了你的位子。”他把目光又转向委员们，“你们是